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天妃娘娘傳 第十一回 黃毛公西番顯聖

卻說猴精因於林家莊出乖弄丑，在途中猶千思萬想那幼婦不置，自吟自歎，且憶且行，日夜兼程，行不上二三十里。張法師回自林家，中途遇一雀，三跳其前，手占一卦，是何吉凶之兆？乃謂其童曰：「妖猴此去不遠，追之可及，即不能得彼而滅之，亦使有懼而速逃外境。不然，延遲此處，遠邇必有復受其殃者。」即當天祝請祖師，召遣天兵追之。猴正經過一鄉村，見一女子，送嫂回母家，行半程別嫂而歸。心中火燥，欲向前迷之，乃變作一鳥，飛在女子面前，跳踔而行。忽聞後面鈴角之聲，喧天而來，急一躍向高山而望之，乃知法師之追兵也，遂丟了女子，捨命而逃。法師縱兵隨之，至於口外，乃始召回其眾，曰：「妖已入於西番矣。彼蠻夷之人，非我族類，雖遭妖害，非吾力之所能及也，吾可以已則已矣。」那猴一出口外，見山童水涸，四野絕花鳥之聲，萬里無往來之跡。不覺淒然不樂。再竭力經過一重高山，見大石嶮嶮，修樹陰陰，腹餒力疲，欲少憩之，見虎豺犀象，相隨而出，著一大驚，潛跡而逃，乃歎曰：「人出幽谷遷於喬木，吾下喬木入幽谷矣。」仍行至一水濱，欲渡之而不得泮頭。乃一躍於高處望之，見河西一坐塵煙，心中喜曰：「此必有國都焉。」遂往各處覓渡，見四下並無舡航，乃詠古詩一首云：

誰謂河廣，一葦可航。
誰謂國遠，企而可望。
企而可望，我心憂傷。
一葦可航，宛在水中央。

詠罷，終不見人馬來往，乃自語曰：「吾聞云：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；就其淺矣，泳之游之。今既不得方舟，吾就於淺處泳游之，何不可之有？」直至河濱，見黑水千仞，井無洲渚，復心生一計，向山中取一條枯木，欲浮於水面，以身立其上，用手鼓動其水而渡。

不知此水乃是弱水，一日十二時辰，只有子時可以筏渡，其餘諸時，即毫羽投之亦沉。猴將其木，一半放於水中，一半閣之岸上，即以身緣坐其中，用力推開其木，不覺連身俱沉水底。猴急扯住垂楊，才得倖免。及至登岸，渾身濕盡，不得已乃坐於石岩上曬日，且餒且寒，心中大悶。坐少許，皮毛略乾，轉過石岩下閒遊，見一穴景甚雅致，近前視之，有二小鼠，把住其門。見猴即堅閉不出，遂入報其主，其主令開門問之，猴告以情由，鼠乃教以半夜子時可渡。猴與之求食，鼠不與。猴怒，大破其穴，盡取其儲糧而飽之。

至子時，見有渡者，隨往其濟處，次早而至弱水國。見其景物雖不似中華，第比之諸蠻中頗稱富強之國。暗喜之，歷覽其廟宇，以為安身之計。至王殿後，有一所土地祠，因番王新立一廟於當國之中，以便國人祭掃，故遷其神而祀之，此祠遂空。猴見其既無神祀，棟宇軒翔，簷阿華彩，遂竊據其所。是晚，即托夢其境之社長曰：「玉皇上帝披按曆數，謂今大統之傳，宜在爾西番。第見爾君臣安於弱水，而不能奮發有為，故特命吾殿前捲簾大將軍來守此土。爾可報於國王，為吾大立廟宇，春秋不失其札，自然國勢日昌，天時有待。今吾暫宿舊館，此非吾所居也。」其人驚覺，次早聚會境中社眾相議，凡境內如是之夢者甚多，即同往國王殿前，俟候番王升殿。朝班禮定，諸社長俯伏階下，奏聞所夢。王曰：「倘有是事，乃寡人之願也。」遂下詔親幸其宮，行香畢，乃祝之曰：「尊神降臨敝國，敝國之幸也。倘得邀天之靈，邀神之福，大惠小邦，不腆牲帛，春秋不失。」是晚即顯夢於國王。王見其金盃錦袍，威風凜凜，次早登朝，召諸酋長，議於國中，大建廟宇，封為鎮國大將軍，月朔一小祭，三月一大祭。祭必多備牛酒，品用生物，祭祀行禮之後，用一大帳將品物俱圍於內，立刻而空。廟祝恍惚之間，如或見之。國內有事，小祈之則小應，大祈之則大應，其驗若執左券，其報只在須臾。國內即一冠一婚，亦必禱於其廟。王即行一政，布一令，亦必祝於其前，而後乃設措置焉。其威靈顯赫，大震西方。使數年之內，收成廣畜。王又敕命諸大小軍營盡祀之，乃能常常於夜靜之時，演武大力，以教兵士，國賴之以富強。時有小蠻不服，番王興兵伐之，禱告其廟始動，至與會陣之時，那小蠻軍中所見，漫山塞野，盡是猴子猴孫，不戰而兵自敗。番兵由是大張聲勢，凡諸夷小丑，無不聞其國有將軍廟雲。有詩為證：

逃遁入西番，途逢有許艱。
得據尋為怪，憑靈輒肆貪。
近謀欺小丑，遠計犯大邦。
除蕩威未震，非橫犬豕間。